



二月河著

# 雍正皇帝

雕弓天狼

雍正皇帝・雕弓天狼

**(鄂)新登字 05 号**

**雍正皇帝·雕弓天狼**

**二月河 著**

**责任编辑:周百义**

**装帧设计:方隆昌**

**责任印制:周铁衡**

**插 图:方隆昌**

**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**

**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**

**印刷者:文字六〇三厂**

**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**

**插 页:6 印张:18.875**

**版 次:1993 年 5 月第 1 版**

**1999 年 2 月第 13 次印刷**

**字 数:450 千字**

**印数:250 001—260 000 册**

**ISBN 7—5354—1100—2/1·947**

**定价:23.00 元(简精装)**

**ISBN 7—5354—1101—0/1·948**

**定价:26.00 元(精 装)**

**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**

# 雍正皇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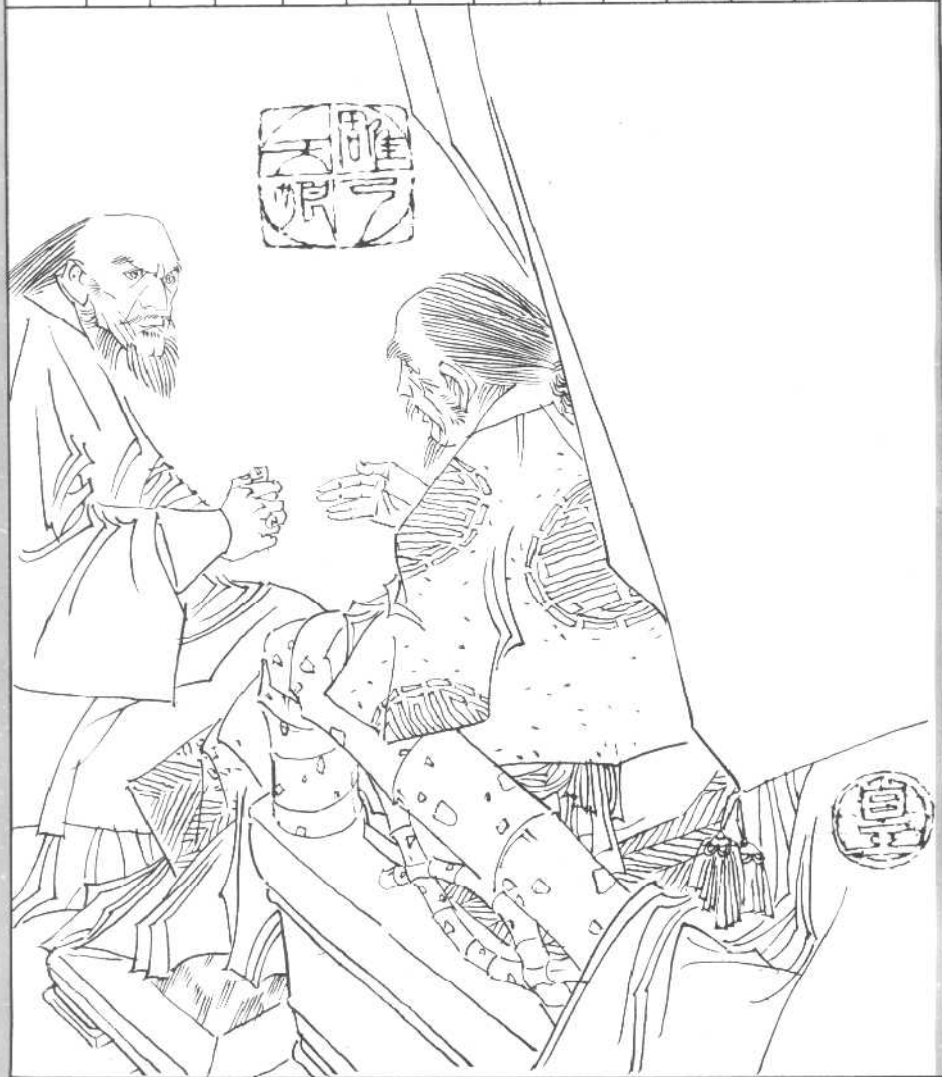
## 雕弓天狼



作者 二月河 近照

二月河，本名凌解放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汉族，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高中毕业后入伍，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，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，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。40岁开始文学创作，致力于营建“帝王系列”。《雍正皇帝》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文学大奖，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。《雍正皇帝》包括《九王夺嫡》、《雕弓天狼》、《恨水东逝》三部，共140万字。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，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、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。

我們也缺一個敢真攪真  
鬧的孫大聖一個敢為天  
下先的猛士我仔細思量  
過只要攪亂雍正他收拾  
不了局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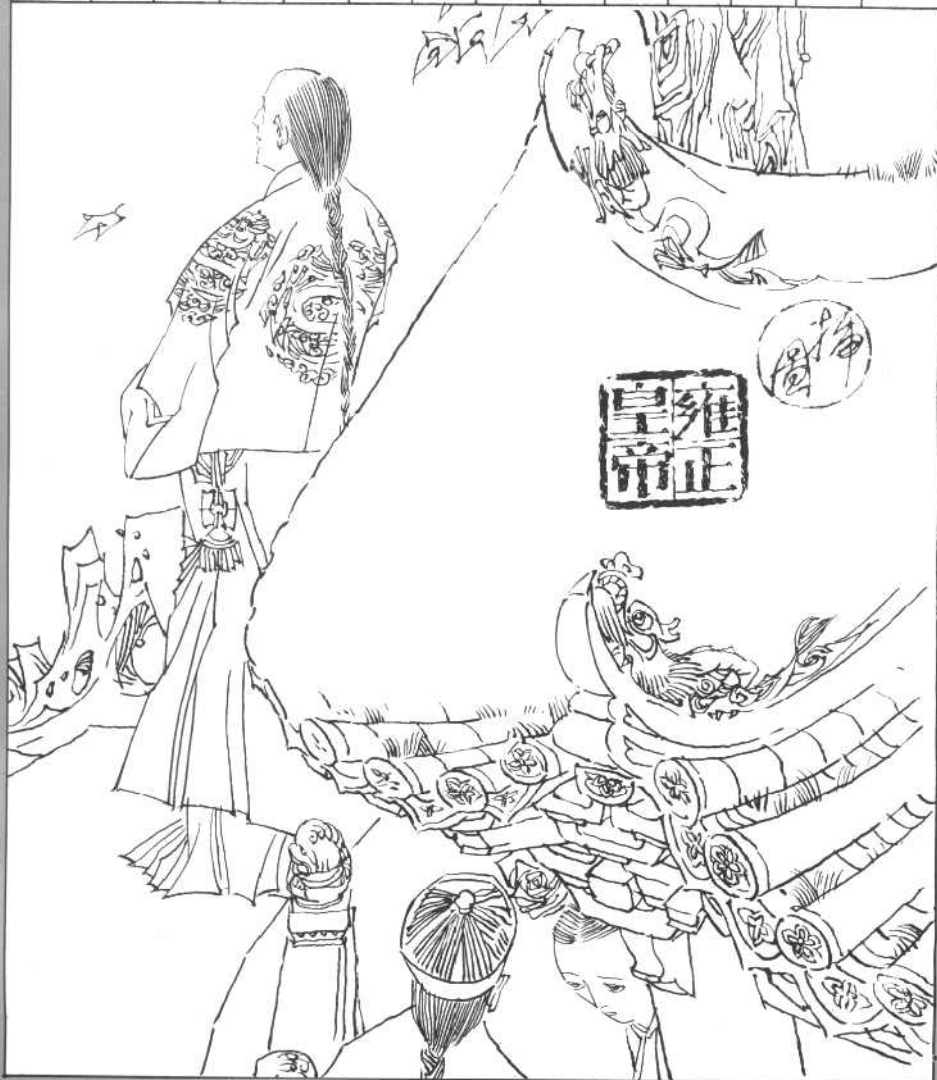


你若自尽一  
死之血可以  
洗清你的罪  
世人憐你是  
作得當得的  
漢子不至於  
讓你的家人  
再蒙羞辱兒  
子你自己思  
量吧



聽著允禔悲  
憤淒楚的吟  
哦三個人的  
心都象浸在  
奇寒無比的  
冰水裏緊縮  
著顫栗引娣  
雙手合十無  
望地看著亂  
雲翻滾的天  
穹

雕弓天狼



## 内 容 简 介

九王夺嫡，雍正险胜，紫禁城新桃换旧符。但树欲静而风未止，皇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仍杀机四伏。

八爷党死而未僵，取代之心，咄咄逼人；专阉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，拥军干政；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，擅派兵丁入禁苑。一时间，风急浪险，浮云蔽日。

沧海横流，正试帝王才干。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，整肃吏治，擢用新人田文镜、刘墨林等，不顾安危，巡视黄河防务，体恤民心。借青海大捷之利，雕弓轻舒，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，圈禁隆科多，赐杀年羹尧。

本书是深受读者喜爱和评论家赞赏的《雍正皇帝·九王夺嫡》的姊妹篇。全书不仅保持了上卷的艺术特色，涉笔广泛，场面恢宏，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，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，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，疏密有致。作家擅于写帝王史实，对宫闱秘闻，分寸把握得当，特别是对宫廷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，权谋机变，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。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，作品不仅能将你带进那莫测的岁月，而且会使你获得美的享受。

本书已改编成四十集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王朝》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  |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| 1   |
| 第 二 回   |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  |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| 10  |
| 第 三 回   | 探虚实闯官大哭丧   | 乌雅氏枢前正位号 | 21  |
| 第 四 回   | 新君天牢释旧臣    | 宿敌聆旨恶作剧  | 30  |
| 第 五 回   |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  |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| 39  |
| 第 六 回   |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  |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| 51  |
| 第 七 回   |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  |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| 64  |
| 第 八 回   | 能吏潦倒误用“忌讳” |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| 75  |
| 第 九 回   |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  |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| 87  |
| 第 十 回   |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  |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| 97  |
| 第 十 一 回 |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  |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| 108 |
| 第 十 二 回 |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  |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| 120 |
| 第 十 三 回 |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  |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| 131 |
| 第 十 四 回 | 三法司会鞫两巨案   |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| 143 |
| 第 十 五 回 |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  |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| 156 |
| 第 十 六 回 |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  |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| 166 |
| 第 十 七 回 |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  |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| 180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回  |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  |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····· | 193 |
| 第十九回  |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  |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····· | 206 |
| 第二十回  | 辩谒语斗法钟粹官   | 感前因下诏释贼民····· | 217 |
| 第二十一回 | 吃肥肉兄弟生嫌隙   | 蓄险心王府策官变····· | 232 |
| 第二十二回 |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  |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····· | 244 |
| 第二十三回 |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  |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····· | 255 |
| 第二十四回 |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  |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····· | 265 |
| 第二十五回 |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  |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····· | 277 |
| 第二十六回 |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  |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····· | 289 |
| 第二十七回 |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  | 王爷府允禔遭贬斥····· | 301 |
| 第二十八回 | 孤孀皇姊深官染恙   |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····· | 313 |
| 第二十九回 |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  |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····· | 325 |
| 第三十回  |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  |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····· | 337 |
| 第三十一回 |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  |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····· | 350 |
| 第三十二回 |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  |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····· | 363 |
| 第三十三回 | 游戏公务占阉分帐   |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····· | 376 |
| 第三十四回 | 黄泛难行舟困沼泽   |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····· | 390 |
| 第三十五回 |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  | 愁马齐镇静斥非礼····· | 403 |
| 第三十六回 | 露华楼悠然吟《风赋》 |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····· | 416 |
| 第三十七回 |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  |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····· | 428 |
| 第三十八回 |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  |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····· | 440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九回 |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|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····· | 454 |
| 第四十回  |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|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····· | 466 |
| 第四十一回 |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|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····· | 477 |
| 第四十二回 |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|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····· | 489 |
| 第四十三回 |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|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····· | 501 |
| 第四十四回 |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|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····· | 515 |
| 第四十五回 |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|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····· | 528 |
| 第四十六回 |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|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····· | 541 |
| 第四十七回 |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|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····· | 554 |
| 第四十八回 |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|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····· | 565 |
| 第四十九回 |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|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····· | 576 |
| 第五十回  |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|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····· | 589 |

##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

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阴寒潮湿，自立冬过后，大雪几乎就没停过。以京师直隶为中心，东起奉天，北至热河，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，直至山西甘陕等地，时而羽花淆乱，时而轻罗摇粉，或片片飘坠，或崩腾而降，白皑皑、迷茫茫，没头没脑只是个下。远村近廓，长林冻河上下，飓风卷起万丈雪尘，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，把个世界搅得缤纷纷纷，浑浑氍毹，把所有的沟、渠、塘、坎一鼓荡平，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。偶尔雪住，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，天色透光，似乎要放晴了，但不过半日，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，一切便又复旧观，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。

天晚时分，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。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，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，白色明玻璃顶子，八蟒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。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，却是内务府打扮，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。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，穿着玫瑰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，外套猢猻猴皮斗篷，清秀的瓜子脸上两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，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，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。见前头马队停下来，这青年勒住了马，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，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，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一个侍

卫忙道：“大约是要打尖儿吧，奴才过去看看。”话音刚落，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，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：“十四爷，这是个破山神庙，早没了香火。这大的雪，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，请爷示下，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？”

“唔。”青年微微颌首，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式道，“钱蕴斗，蔡怀玺，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，你们出个章程，我胤禔悉听遵命！”

那个叫钱蕴斗的笔帖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，忙赔了笑脸，打个千儿跪下说道：“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？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！爷说行，咱们就走；爷说住，咱们就停。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，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，并没有限日子。奴才遵十四爷的命！”胤禔冷笑一声点点头。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，胤禔踩着他的背下来，活动了一下腿脚，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：“皇上是我四哥，又是一母同胞。论起亲情，我们是手足，论起名分，我们却是君臣。你们奉圣命而来，我岂敢不敬礼有加？这一路要走要停，规矩是住驿馆，都是你们说了算的。今儿住这里，也是你们说了算，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！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，我要在这谋反，或者跑了，都是你们的干系。”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。直等胤禔发完，钱蕴斗才道：“爷圣明，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，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式，上头有司、府、都监、领侍卫内大臣，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！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，平安到京，奴才们往后侍候爷，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！”

“这还是句人话。”胤禔哼了一声掉转脸来，吩咐道，“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，今晚我犒劳兄弟们！”说着，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，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。

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，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，

依着山势，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，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。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，窗纸都没有破；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，微旧而已；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，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。这一群人闯进正殿，只听“唵”地一声，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、乌鸦、山鸡，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，猝不及防间，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。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，一手擒了一个，看时却是两只野鸡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十四爷好口福。”

“嗯。”胤禔眼中闪过一丝笑容，随即又敛了，大踏步上阶，一边跺着脚上的雪，吩咐道，“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，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。两位笔帖式和我住正殿，我的侍卫住西配殿，善扑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。”说罢，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，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，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，回头对钱蕴斗道：“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，怎么没了香火，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？”钱蕴斗笑道：“是，奴才也觉得蹊跷。”蔡怀玺在旁点着火，说道：“爷不知道，山西去年大旱，寸草不生，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，并不为天冷怕出门，这里有的是煤。人们都饿跑了，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，哪里还会有香火？”胤禔尚未答话，猛听院里“妈”地一声大叫，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：

“把这个臭尸弄出去！”

“找门板来！”

“啐，晦气！”

胤禔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。因房中火刚生着，烟雾大，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，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，便道：“你们嚷嚷什么？”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：“东房里有个体，已经冻僵了，是个女的……”胤禔没吱声

背着手来到东配房，果见一年轻女子，大约十四五岁上下，头发披散着，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，赤着两只小脚，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，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，脸色黢青，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。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，大约是怕晦气嫌脏，却没人动手搬尸。胤禔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也算八旗子弟？我为大将军王，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，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！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！——来，我的护卫呢？”

“在！”

“把她拖出庙门外！”

“扎！”

一个侍卫答应一声，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，刚到门口，忽然站住了，说道：“十四爷，她腋下还是温的！”

“咳？”胤禔怔了一下，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，扶着脉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“她没有绝气。快！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，兴许还能活！”

于是众人七手八脚，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，又忙烧了热黄酒，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，再摸脉搏，已觉缓缓悠悠，似紧似慢地跳动，鼻翊一张一翕，脸色也渐渐回转来，只是极苍白，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褡垫子上昏迷不醒。

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，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。胤禔满腹心事，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，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，久久才叹息一声，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：“我一点也不饿，你和蔡怀玺吃吧。要嫌这里拘束，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，只管乐去，还怕我跑了？我也不会自杀！”

“十四爷别太难过，”钱蕴斗勉强笑道，“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，望七十的人，我们寻常人家瞧着，这算喜丧。十四爷是金枝玉叶，

好歹自家得保重，人死如灯灭，您再难过也无益。”胤禔叹道：“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，这一路我仔细看了，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。一则我心里难过，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，出兵青海，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‘阿玛老了，身子骨儿也不好，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，但皇子阿哥里头，就只你还能带兵，你不替朕分忧，谁能尽这个孝？’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，依依惜别，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？”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蔡怀玺忙劝道：“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，在遵化修的陵，奴才还去瞻仰过，不但壮观，风水也十分好。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，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。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，爷金尊玉贵之体，不要过于伤心，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。”

胤禔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，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，说道：“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，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？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。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，下不着地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。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，我就问；要寻思着是皇差，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，就当我没说，从此我就是哑巴！”钱蕴斗瞟了蔡怀玺一眼，赔笑道：“爷疑到哪去了！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，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？爷有什么话只管问，凡是奴才知道的，断断不敢欺隐的。”胤禔听了略一怔，突然仰天大笑，倒把钱、蔡二人吓得一颤。却见胤禔丢了手中火棍，起身说道：“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？既然当今皇帝那么‘信任’我，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，命令甘陕二省戒严？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珪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？”

“这事奴才知道，”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禔，说道，“先帝爷驾崩，事出仓猝，恐生变故，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。不

单是甘陕四川，连直隶也是一样，北京九城都封了！”胤禔格格一笑：“就算是如此，我再问你，陕西布政使李卫，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伺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，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，原先按季供应军粮，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？”

“这……”钱蕴斗顿时语塞，正寻思如何对答，蔡怀玺在旁说道：“兴许连日下雪，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。”

胤禔冷笑道：“蔡怀玺，你甭给我来这一套。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，天潢贵胄！奉旨奔丧，只许带十名侍卫，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！你们这点子把戏，只好演给三岁小儿——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，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，一站一站驿传‘平安’送我回京——你怔什么？以为我蒙在鼓里？今晚宿在这里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！瞧吧，天明就会有人来‘迎接’我了！我——”胤禔越说越激动，脸涨得血红，困兽似的来回踱着；突然扑到窗棂旁狂躁地一把撕去窗纸，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。良久，他转过身来，已是满面泪光，喃喃说道：“老天爷……你怎么这样安排？八哥九哥十哥……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，你们在北京……都是做什么吃的？你们这些酒囊……这些饭桶！”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，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，久久不再说话。

胤禔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四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四，因此人称“十四爷”，轻财好施，任侠仗义；知兵好武，是熙朝出了名的“侠王”。康熙末年，政务废弛，法度宽纵，太子胤礽昏庸无能，于四十七年和五十一年两度被废，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，因此各立门户结党拉派，闹得乌烟瘴气。第一次废黜太子，皇长子与三阿哥诚亲王胤祉争夺帝位。胤禔揭出“诚王不诚”，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，结交封疆大吏，希图非份之福的丑事。胤祉则举发了胤禔在太子行宫毓庆宫中埋设“乾坤地狱图”魔镇太子，